

秦永章

著



彩虹中的佑宁寺 战乱
中奉旨入京的转世灵童
京城潜修的少年活佛
万水千山护送情 一代
帝僧间的情谊 乾隆皇
帝与章嘉国师的佛法情
缘 章嘉国师还乡颂
御匾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秦永章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八·西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秦永章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 11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225 - 03089 - 0

I. 乾… II. 秦… III. ①乾隆皇帝 (1711 ~ 1799) - 生平事迹②章嘉若必多吉 (1717 ~ 1786) - 生平事迹 IV. B949. 92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3625 号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

中国帝王与藏传佛教高僧系列丛书

秦永章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 × 96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25 - 03089 - 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前 言

有清一代,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清王朝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清代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活动往往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倍受清廷尊崇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与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相提并论,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宗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尤其是大国师、三世章嘉若必多吉,他8岁进京至70岁圆寂,在宫廷任职60余年,经历了雍正、乾隆两朝。在乾隆时期,他与乾隆这位阅尽了百年沧桑的清朝第四代皇帝自幼相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得到信任,在以后漫长的宗教、政治生涯中,不仅受乾隆皇帝之命广译佛经,兴建寺院,在文化、宗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乾隆皇帝让他以清朝国师的身份,奔波于大漠南北、雪域高原,参与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回顾三世章嘉国师一生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自康熙五十六年至雍正二年(1717~1724年),这是他的童年时代。这一阶段里,土族幼童若必多吉,被选定为二世章嘉活佛的转世灵童,在青海佑宁寺坐床,开始了他漫长的宗教生涯。

第二个阶段,自雍正二年至雍正十三年(1724~1735年),这是他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经阶段。若必多吉被雍正皇帝接到京师以后,与雍正皇帝有了十余年的交往,并在雍正皇帝的悉心培养下,刻苦学习经典,通晓各种经论,同时学习和掌握了满、汉、蒙古、藏、梵等多种文字,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和语言功底,还与弘历即后来当上皇帝的乾隆结下了同窗之好。雍正末年,他还以清朝大国师的身份,第一次出使西

藏,不仅熟悉和了解了西藏的政教状况,更重要的是与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这两位藏传佛教领袖建立了友谊和信任,这些为他以后的政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自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36~1786年),这一阶段是三世章嘉国师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与乾隆皇帝交往最密切、活动最频繁、成就最突出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也是本书叙述的重点。

乾隆即位初年,三世章嘉国师立即从西藏返回京师,朝见了刚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尽人皆知,乾隆皇帝是清朝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四位皇帝,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很有作为和建树的封建帝王。他励精图治,实行社会发展的各种措施,把祖宗创建的大清帝国推进到了鼎盛时期。乾隆皇帝“乾纲独揽”、大权在握,是整个18世纪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在他统治时期,文治武功,达到极盛;四海咸归,物阜民安,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个辉煌的“康乾盛世”。

雄才大略的乾隆皇帝深知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所起的作用,所以,他即位以后,承袭皇太极以来的一贯政策,把“兴黄教”作为安抚和统治蒙藏地区的基本国策和指导思想,广建庙宇,优渥喇嘛,并适应形势,对其民族、宗教政策不断予以修正和创新,所以,他通过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和利用,在加强蒙藏地区的统治方面取得了比其祖辈更好的效果。

乾隆皇帝在“兴黄教”的政策中,尽力笼络在清廷与蒙藏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的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他对自幼相知、有同窗之谊的三世章嘉活佛恩崇有加。乾隆皇帝即位初年,他下令将掌管京师喇嘛事务的大印交给三世章嘉活佛,封他为掌印喇嘛。不久,又赐封他为“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乾隆皇帝还经常登门拜

访三世章嘉国师,或谈国事,或叙友谊,或论佛法,谈论中有时免除封建繁缛礼节,显得异常亲切。乾隆皇帝以九五之尊,拜三世章嘉国师为师,学习藏语,听受显密教法,接受胜乐灌顶,在佛学方面可谓达到了精深的程度。三世章嘉国师不仅受乾隆皇帝之命广译佛经,兴建寺庙,致力于民族文化交流事业,同时,他还成为乾隆皇帝处理蒙藏事务的高级参谋和得力助手,为乾隆皇帝处理好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等事务而献计献策,而且亲自参与和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协调民族关系,维护祖国统一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三世章嘉国师对乾隆皇帝的边政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说藏传佛教是清朝中央政府与蒙藏地区联系的一条纽带,那么,乾隆皇帝和三世章嘉国师便是维系这条纽带的重要人物。

自佛教东传到中国以来,一位藏传佛教高僧与一位封建帝王交往达60年之久,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可以说,三世章嘉国师是历史上最受皇帝信任和尊崇的高僧之一。从世俗意义上说,乾隆是一代帝王,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三世章嘉国师只是他的臣民,二人的关系是君臣关系,对这一点三世章嘉国师认识得十分清楚,所以,他在乾隆皇帝面前,诸事谦让,惟命是从,真正以帝心为心,以帝意为意。尽管三世章嘉国师受到了乾隆皇帝的高度信任和宠遇,但他却无骄矜之态,更不喜揽权生事,如乾隆皇帝不惧妄佛之嫌,“尝以法司案卷令师(即章嘉)判决”,三世章嘉国师却以“此国之大政,皇上当与大臣讨论,非方外之人所干预也”^①之语相回绝,由此看来,三世章嘉国师对僧人不宜参与的一些世俗事务,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他却活动得游刃有余,平安无险,而且

①昭槁:《啸亭杂录》卷8。

始终得到了乾隆皇帝极高的信任和尊崇。

从宗教意义上说,三世章嘉国师与乾隆皇帝特殊的“师徒”关系,对促进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尤其是在汉地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蒙藏地区的僧俗首领视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萨”的转世,乾隆皇帝也把自己比做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使自己身兼俗王与法王双重身份,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高度结合物,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民的统治。但三世章嘉国师作为乾隆皇帝的灌顶上师,与乾隆皇帝有师徒关系,因此,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蒙藏地区的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乾隆皇帝对三世章嘉国师的建议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如果乾隆皇帝作出不适合蒙藏地区稳定、发展的政治决策时,三世章嘉国师则多以保护佛教的名义提出反对意见。如三世章嘉国师直谏乾隆皇帝取消在西藏设置行省的政治意图即是一例。此外,由于三世章嘉国师侍从乾隆皇帝左右整整达半个世纪,所以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总之,在清代,乾隆皇帝与三世章嘉国师精诚合作,共同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历史剧。这一对僧俗、君臣的交往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8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许多政治事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以及耐人寻味的个人情谊。

有鉴于此,本书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编年体与专题论述相结合的方法,以三世章嘉国师为主,介绍三世章嘉国师与乾隆皇帝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以及相互交往过程,详史事,少议论,不重复,力求系统性和完整性,所有章节的安排设计和内容的繁简取舍,都围绕三世章嘉国师与乾隆皇帝的密切交往和联系这一中心议题,旨在给读者全面介绍和展示清代前期三世章嘉国师和乾隆皇帝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目 录

1 ::	前言
1 ::	一 彩虹中的佑宁寺
1 ::	“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
6 ::	“达果比丘”——一世章嘉扎巴沃色
9 ::	“一方教主”——二世章嘉阿旺罗桑却丹
19 ::	二 战乱中奉旨入京的转世灵童
19 ::	诞生 寻访 认定 剃度 坐床
25 ::	在佑宁寺的学经生活
26 ::	罗卜藏丹津事件中的遭遇
33 ::	奉旨进京 驻锡嵩祝寺
36 ::	三 京城潜修的少年活佛
36 ::	潜心修习显密教法
40 ::	乾隆皇帝与章嘉活佛的同窗之谊
46 ::	袭封大国师
50 ::	四 万水千山护送情
50 ::	章嘉国师的泰宁之行
54 ::	护送达赖喇嘛抵藏
57 ::	拜见五世班禅大师
60 ::	五 一代帝僧间的情谊
60 ::	章嘉国师朝见乾隆皇帝
65 ::	乾隆皇帝释囚为章嘉国师祈福延寿
69 ::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互贺寿诞
75 ::	六 乾隆皇帝与章嘉国师的佛法情缘
75 ::	乾隆皇帝学藏语
77 ::	乾隆皇帝拜章嘉国师为师学佛法



- 82 :: 特殊的灌顶仪式
- 89 :: 七 清宫中法螺梵音声
- 89 :: 中正殿与藏传佛教
- 93 :: 皇宫中的“羌姆”舞
- 98 :: 祭祀山神御河患
- 103 :: 奉旨做法驱叛敌
- 109 :: 八 怀柔“远人”建佛刹
- 109 :: 改建雍和宫
- 115 :: 兴建北京及热河的喇嘛寺院
- 121 :: 创建满族喇嘛寺院
- 127 :: 重修西黄寺
- 131 :: 九 皓首穷经译佛典
- 131 :: 蒙古译《丹珠尔》
- 134 :: 创制满文经咒新字
- 138 :: 满译《甘珠尔》
- 142 :: 翻译《首楞严经》
- 144 :: 编纂《喇嘛神像集》
- 146 :: 十 章嘉国师还乡颁御匾
- 146 :: 章嘉国师重返故里颁御匾
- 156 :: 为父奔丧再返佑宁寺
- 163 :: 十一 献计献策安边疆
- 163 :: 犯颜直谏乾隆皇帝
- 169 :: 一纸书信平逆乱
- 172 :: 章嘉国师与哲布尊丹巴
- 179 :: 十二 赴雪域再定乾坤计



179 ::	上奏让第穆活佛担任摄政
186 ::	章嘉国师奉旨再度进藏
190 ::	拜会六世班禅大师
193 ::	寻访认定八世达赖喇嘛
202 ::	十三 雪域活佛远道来
202 ::	章嘉国师代奏班禅大师入觐
208 ::	班禅大师东行 章嘉国师接驾
214 ::	乾隆皇帝与班禅大师的特殊翻译和陪同
221 ::	班禅大师圆寂北京
229 ::	十四 迎驾五台宣梵经
229 ::	五台山与藏传佛教
234 ::	章嘉国师总持五台山黄教
236 ::	章嘉国师迎驾宣梵经
240 ::	十五 五台有情迎忠魂
240 ::	章嘉国师圆寂五台山
243 ::	乾隆皇帝痛悼章嘉国师造金塔
249 ::	乾隆皇帝寿终正寝乾清宫
253 ::	后记
254 ::	参考书目



一 彩虹中的佑宁寺

“湟北诸寺之母”——佑宁寺

清代著名的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中的章嘉活佛，原是今藏传佛教寺院——青海佑宁寺的活佛系统之一，因此，首先有必要对佑宁寺做一介绍。

佑宁寺，又名“郭隆寺”，位于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乡境内。该寺历史悠久，名僧辈出，著作“如林”，是格鲁派在青海地区修建早、有影响的寺院之一，号称河湟地区“湟北诸寺之母”，在青海宗教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佑宁寺周围是土族聚居区。土族自称“蒙古尔”（mongol）、“蒙古尔昆”（mongolkun，意为蒙古人）、“察汗蒙古尔”（qagan-Mongol，意为白蒙古）等。藏族称土族为“霍尔”（hor），汉、回等族称土族为“土人”、“土民”。汉文典籍中称土族为“土达”、“土民”等。“土族”这个族称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土族人民的意愿，经过各方面协商确定的族称。关于土族的族源，在学术界至今尚无定论。通过研究者们积极探索，目前主要有两种看法，即蒙古人或蒙古人为主说和吐谷浑说。以上二说虽各执一词，但均认为明代汉文记载中的“土达”、“土人”（或称“达民”、“土民”等）与今天的土族是一脉相承的。由于许多汉文记载明确表明，明代史籍中所谓“土达”、“土人”，均系元代蒙古遗裔及明初由塞外归附的蒙古人，加之有语言、民族自称、汉藏文献记载和其他民族学资料之佐证，本书著者以为蒙古人为主说更具说服力，即土族是蒙元时期以屯戍、受封、避难等多种形式迁居青海河湟地区的蒙古人为主，吸收了吐谷浑、汉、藏诸民族成分及其文化因素，于明代形成的一

章嘉
国师
与
乾隆
皇帝



个新的民族共同体。^①

宗教信仰是土族精神文化的另一重要内容。土族普遍信仰藏传佛教。其先民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以及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一般而言，佛教于两汉之际经丝绸之路东渐传入中国内地，地处中西交通要冲的甘青地区，是佛教传入的直接地区。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这一地区的吐谷浑等民族已经信仰佛教，建立寺院。五凉时期的河西一度成为我国的佛教中心。隋唐时期是甘宁青地区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寺院遍布，佛塔、石窟林立。“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于是，此地的佛教在原有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内容，逐步成为按吐蕃人的思想面貌改造过的佛教——藏传佛教。那时，藏传佛教只是在吐蕃统治阶级内部发挥着影响，广大百姓则虔诚地信仰着他们的土著宗教——苯教，佛教尚未在西藏建立其牢固的社会基础。吐蕃王朝后期，即9世纪中叶，赞普朗达玛在西藏本土发动第二次禁佛运动，封闭寺院，焚烧佛经，逼迫佛教徒改变信仰，部分僧人逃到远离西藏腹地的安多地区，收徒弘法。随之，藏传佛教在青海、甘肃一带兴盛，不少卫藏僧人前来这里学习佛法，并返回西藏大力弘传，西藏佛教由此复兴，藏史称之为“下路弘传”。佛教在西藏重新崛起后，更广泛地吸纳融汇了西藏本土文化的内容，形成了独具西藏地域及民族文化特色的藏传佛教，并产生了宁玛（俗称红教）、噶当、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等教派。当时，河湟地区成为藏传佛教的一大中心。五代及宋时，整个甘青地区几乎被佛教文化所覆盖。到了元代，由于蒙古统治阶级的推崇，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在甘青地区得到广泛传播，据调查，元时在今互助地区已建有一座萨迦派寺院，即今佑宁寺的前身。及至明代初期，土族已经普遍接受了藏传佛教。

明朝为巩固其统治，一方面在土族地区建立世袭的土司制度，另一方面沿用元朝“僧徒化导”的策略，继续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封授高级僧侣以各种尊号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同时，改元朝独尊萨迦派为普遍尊奉各派，从而使藏传佛教中的宁玛派、噶举派在土族地区也得以传播。明初，三罗喇嘛归附明朝后，明太祖朱元

^① 详见秦永章：《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21页。



璋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给其所主持的寺院特赐寺额“瞿昙寺”，并设立“西宁僧纲司”，任命三罗喇嘛为“都纲”，管理西宁卫各地佛教事务。

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逐渐传入土族地区。据史籍记载，宗喀巴的大弟子释迦也失，于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两次朝觐明廷路过青海时，大举宣扬格鲁派教义，并在今青海民和县马营等地修建了灵藏寺和弘化寺。之后，在今互助县修建了甘禅寺，成为土族地区最早的格鲁派寺院。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互助地区兴建了格鲁派寺院郭隆寺（即佑宁寺）。之后，土族地区的格鲁派寺院一个接一个地兴建起来，出现了“番僧寺族星罗棋布”^①的景象，这说明土族群众大多已改奉了藏传佛教格鲁派。

自土族信奉了藏传佛教以后，其影响渗透于土族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建宅盖房、天灾人祸、外出远行等，都要请喇嘛念经、占卜，求佛保佑。甚至土司领主在政治方面遇有疑难，也时常请上层喇嘛参谋决策。喇嘛在信仰者的心目中，就是神佛的代表，不仅威望高，而且社会地位也高，他们成为土族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因此，土族人都愿意将儿子送去当僧人。出现了“有二子必送一子为僧”的现象，甚至有的家庭“宁绝嗣”也在所不顾。寺庙是人们宗教活动的中心，去寺院朝佛则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般在土族聚居或人烟稠密的地方，必有一座较大的寺院，即使土族的一个小村庄也有一所寺院。不论王公贵族，还是贫苦的农牧民，一般每年都要去寺庙拜佛，封建领主或富裕人家，还常入藏熬茶，广行布施。佑宁寺及该寺的喇嘛在这一带有极高的声誉。

据清代藏文文献《佑宁寺志》等记载，佑宁寺的创建，与明代内蒙古土默特汗王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于万历六年（1578年）五月间在青海的会见不无关系。俺答汗是成吉思汗第17代孙。明代中叶，他拥有重兵，势力强大，当时成为明朝在北方的最大边患。后来他臣服明朝，于隆庆五年（1571年）被封为顺义王。俺答汗受封后不久，又西侵瓦剌（当时活动在新疆一带的卫拉特蒙古），兵败之后，率领部众驻牧于青海湖一带。俺答汗为了安定部

章嘉国师与乾隆皇帝



① 《西宁府新志》卷36《艺文志》。



众，摆脱困境，决定迎请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到青海相见，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这时也正需要为格鲁派寻找一个有力的靠山。于是，在彼此需要、彼此利用的基础上，他们在青海湖东岸的仰华寺会晤，召开了著名的仰华寺大法会。法会上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互赠尊号，索南嘉措给俺答汗赠送了“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意为睿智贤明的转轮王）的尊号，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法海无边的伟大上师）的尊号，这便是格鲁派“达赖喇嘛”这一称谓的由来，索南嘉措即为三世达赖喇嘛。从此，俺答汗皈依了藏传佛教格鲁派，蒙古汗王成为格鲁派在政治、经济上的强大支持者和护教王。

万历十年（1582年），俺答汗在土默特病逝，其子孙邀请索南嘉措到内蒙古参加俺答汗的葬礼。于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索南嘉措到土默特为俺答汗主持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和祈祷活动。在他前去土默特路经青海互助智嘉地方时，正巧遇上雷雨。雨过天晴后，斜阳复照，只见山势峥嵘，松柏苍翠，银雾缭绕，谷底泉水潺潺，一条长长的彩虹横架山谷。面对这大好风光，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赞不绝口，认为这里是建立寺院的理想场所，当即对前来觐见他的当地部落头人、僧侣信士许诺，等他从内蒙古返回时定要在此地修建一所格鲁派寺院。

然而，三世达赖喇嘛一去未还，万历十六年（1588年），三世达赖喇嘛在从内蒙古赴京途中染病圆寂。不久，俺答汗的曾孙成为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转世灵童，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

万历三十年（1602年），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西藏三大寺院的迎请和蒙古官兵的护送下，由内蒙古入藏坐床。四世达赖喇嘛入藏途经青海互助智嘉地方时，当地的扎的、浪加、阿加、火日、华仁、觉查、塞查等十三个部落的头人，以三世达赖喇嘛的授记为由，请求四世达赖喇嘛在本地建寺，年底又派僧俗代表入藏再请。代表们抵藏后，在哲蚌寺谒见了四世达赖喇嘛，陈述来藏理由。四世达赖喇嘛见到他们后特别高兴，但鉴于当时西藏第司藏巴汗旨在消灭格鲁派，卫藏形势危机，四世达赖喇嘛不便离开，于是与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商定，派学识渊博的嘉色活佛端悦却吉嘉措到青海地区主持建寺。

嘉色活佛抵达青海地区以后，根据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的授



记和在西藏拉摩南措圣湖卜卦时的显影，把寺址选在充满吉祥圆满之兆的郭隆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嘉色活佛在当地松巴活佛等的协助下，破土动工，建造寺院。建寺所用木料、石材皆取之于当地，所需经费主要来自互助十三部落头人以及信徒的资助和布施，当年就建成一座颇具规模的格鲁派寺院。因为这座寺院建在郭隆沟，遂称“郭隆寺”。当寺院的显密学院和一切讲修制度完全建立以后，嘉色活佛便将寺院的讲经事务交给曾到后藏扎什伦布寺和前藏哲蚌寺学经并担任昌都寺住持的松巴活佛丹却嘉措（即佑宁寺五大活佛系统之一），自己回藏复命。

寺院建成后，在一世松巴活佛主持下，郭隆寺受到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等地方势力的支持，得到不断扩建和发展。固始汗作为该寺的施主，曾献大批土地、百姓。到清初顺治、康熙年间，郭隆寺发展到鼎盛时期，有大小经堂、僧房、昂欠（即活佛府邸）等2000多个院落，星罗棋布，布满了整个郭隆湾；僧侣达7700余人，设有显宗、密宗、时轮、医明四大学院，属寺众多，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郭隆寺在康熙和乾隆年间学风很盛，不少寺僧千里迢迢到佛法圣地西藏求学。据说在康熙年间，在拉萨举行的正月祈愿大法会上，考取三大寺“拉然巴”格西学位（拉然巴的意思是拉萨的博学高明之士，是拉萨三大寺格西学位四个等级中的最高等级）的僧人只有五名，其中郭隆寺的僧人就占三名，于是，郭隆寺的盛名在卫藏大振。

清雍正元年（1723年），郭隆寺的宗教上层因支持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次年在镇压罗卜藏丹津事件中，寺院被清军烧毁，喇嘛们逃散各地。到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准许重建，并以旧称不雅，赐名为“佑宁寺”，喇嘛定额200人，从此寺院又逐渐发展起来，“佑宁寺”寺名沿用至今。

雍正皇帝在《敕赐佑宁寺碑文》中详细记述了佑宁寺的兴废过程，指出了清政府扶持藏传佛教是为了“因俗利导”，“绥抚番夷”，同时强调了寺院的兴废与对清王朝“顺逆”的必然因果关系。由于此碑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故转录于下。碑文云：

西宁郭隆寺，地处通途，喇嘛之自西藏来者，于兹取道，为边陲古刹。自罗卜藏丹津之叛，结连奸顽喇嘛，煽

乾隆皇帝
与
章嘉国师



惑番夷，一时蠢动，是以大兵进讨，烧焚寺宇。俾奸宄无所藏匿，凶徒既殄，边境敕宁，梵刹旧基，理宜修复。爰发帑鸠工，遣官往董其事。山门佛殿，规制秩然。僧舍经堂，一准旧式。限令延僧二百人，常住薰修，宣扬妙法，往来梵众，亦得栖息之所。役既告竣，以旧称不雅，敕定嘉名，赐额曰“佑宁寺”，并纪文勒石，以昭久远。夫黄教之传，盛于西域，凡厥部众尊崇信奉，远迹一心。其为道，盖佛氏之支流，开示迷途，因俗利导，于治化不为无助。《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览兹寺兴废之由，顺逆之理昭然矣。我国家弘福德泽，以振兴黄教，绥抚番夷，继自今其恪守清规，虔修梵行，诸部落归依崇奉之愿，久且益坚，将见鸿慈普佑，永戴清宁。兹寺与西土山川同其悠久可也。^①



佑宁寺的建成，使寂静的郭隆沟增添了几分喧嚣和神秘感，晨钟暮鼓，佛号长鸣，香烟缭绕，诵经之声不绝于耳。蒙古、西康、甘南以及湟水两岸、祁连山南北两麓的僧侣、香客络绎不绝。从此，这里不仅成为一个宗教活动中心，而且也是当地蒙古、藏、土等民族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活动的中心。

“达果比丘”——一世章嘉扎巴沃色

嘉色活佛是佑宁寺寺主，但他并不经常住寺，平时由总法台总理全寺行政、教务。总法台要从博通佛典、有很高宗教地位和社会声誉，并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转世活佛中选任，任期一般为3年。

佑宁寺有五大活佛系统，即章嘉活佛、土观活佛、松巴活佛、却藏活佛、王嘉活佛，这五大活佛在清代均受封为呼图克图。除章嘉活佛外，二世土观活佛罗桑却吉嘉措（1680~1736年）、三世土观

^① 《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16，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13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7年，第129页。



活佛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年）、三世松巴活佛意希班觉（1704~1787年）等都是清代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同时也都是藏传佛教史上杰出的学者，一生著述颇丰。以上这些活佛将在后文有所介绍。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最明显的特征，它在藏族地区以及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等地区流传已久。在藏传佛教诸教派中，开创活佛转世之先河的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它于13世纪中叶，为了本教派的利益，首先创立了活佛转世制度。从此，这种神秘的转世制度迅速地在广大蒙藏地区兴盛起来，并世代相传，在蒙藏地区有着深远的影响。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章嘉四大活佛系统，以及其他比较有影响的活佛系统都以活佛转世制度来维持其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保证活佛的传承延续。可以说，所有的活佛因转世而产生，亦为转世而存在。

据三世土观活佛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的《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前世有十四次转生，第一世为释迦牟尼的弟子祖达尊者，降生印度，四世以前都转生印度，五世以后转世在西藏和青海。在近现代学者的著述中，对章嘉活佛的转世序数计算虽然不尽一致，但一般以扎巴沃色为一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为二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则为三世章嘉活佛，本书亦从此说进行论述。

一世章嘉活佛扎巴沃色，土族，于明万历年间诞生在今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红崖子沟乡张家村。藏文史料记载，扎巴沃色幼年出家，先入佑宁寺，师从一世松巴活佛丹曲嘉措学习因明学，后赴西藏哲蚌寺郭莽扎仓精修《中观论》、《波罗蜜多》、《律学》等经典。经过勤奋刻苦的学习，扎巴沃色不仅掌握了丰富的佛学知识，更以严守佛门戒律而誉满雪域高原，人们尊称他为“达果比丘”（指严守佛门戒律的僧人），成为出家人纷纷仿效的楷模。^①

扎巴沃色返回家乡以后，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出任佑宁寺第六任法台（1630~1632年）。任职期间，他与众师徒一起积极致力于弘扬佛法讲修事业，教授密宗经典。后来他与其他僧人发生矛盾，认为“与其在尘世间争斗，不如在远处静修”，遂到今青海省化隆县

乾隆皇帝
与
章嘉国师



^①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尕藏等译注：《佑宁寺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